

羅德馬肯詩集

遙 青 譯

二庫



羅德馬肯詩集

遙青 譯

正文書局印行

序

羅德馬肯 (Rod Mckuen) 生長在美國加州，並旅遊多處。曾經是苦力、歌唱藝人、作詞、作曲家及詩人。他也寫過一些古典作品，而最近則因一連串的現代情詩與抒情詩集成為美國當代最暢銷的作家。最暢銷的作品未必是最好的，但至少可見它適合現代人的口味。他的詩熱情奔放而且直截了當；對於情侶的世界體味最深刻，對於生命的感受最敏銳。妳，還有你，不妨也分享他那豐富的感情。

遙青 識於臺北

美妙世界

Fields Of Wonder

開場白

審視

1

我開始了並沒愛上任何人。

那時沒有一個人的臉孔
變成許多人的臉
當我遊歷不是去提巴蘭或他斯卡尼
而是來回地戰鬥
在胸部以及大腿間
屬於那些
曾一陣子喜愛過我的人。

假如她們未注意到我的粉刺
以及我缺乏的英寸
而把它們拋到九霄雲外，
我也能交易慈善
忘卻她們的臉孔怎麼
總是似乎相同
而只想像著她們的大腿如何
是可划的以及可讀的
以及適合我或不適合。

看看星兒，
數一數看。
仔細瞧瞧星兒航行
過天邊。

而當星兒
游移過蒼穹

已預定以及注定的，
因此街道上的臉孔也
排隊路過好像預先安排似的。

2

如今她們在每個地方，
頭低低的在車中，
遇到紅燈則停
或者颯颯地掠過以滑翔機之速度
朝向某個交叉點
在她們的人生旅途中
我無法分享到。

我的天啊，
當我看到他們時
我的車子幾乎不能安穩在路上行。

赤足以及光著肢體在沙灘上
她們激起白色的浪花
有如愛人們消失
在最後迅速的躍入海中。

現在這可能是一場球賽
抑或某一種新的舞蹈
使得她們跳躍及蹂躪
遍及沙上？

難道她們不知道
她們對我而言有何意義
或者我被意謂為
觀眾又是裁判？

我很樂意做為她們的排球
而稱之為獲勝
每次我跳躍碰到
她們褐色的軀體在沙灘。

一個沙灘上的球無論受到什麼重擊
我都溫文地接受，
還帶著幾分感謝。

假如她們隱藏起來
在夏天晚上
我就可隨意地漫遊濱水區，
而當她們擴散分開來以及誇耀時
為了安全起見我就逗留在家中
（爲了我自己的以及她們的）。

*巴爾陶祝福留聲機
以另一種音樂
雖然他甚至無法堵塞
我內心的激動。

奇蹟般的原野

(一) 牧場

牧場綠色的 / 人行道灰色的

我發現

我想出

或者無論如何我都願嘗試

放亮一隻眼睛

甚至當鋪磚的人行道

是我所越過的牧場。

一個沙灘在聖福

一條路通過有護牆板的建築物

或者野花搜索

過吉斯塔德的灰色，

可能藏匿或甚至是

一塊田野太奇妙而不能通過

或錯過。

僅當我們停下來驚歎時

我們越過那藩籬

我們小小生命的。

陡峭的階梯在阿姆斯特丹，

或小通道在雅典，

會是驚異之草地
確如家中熟悉之草原
能描寫為奇蹟的田野。

我知道那事
所以我小心翼翼地綑紮，
不管是我的小口袋
或是我的小提琴。

田野需要耕種，
但它必須來得慢，
不慌不忙跟著牽引機的脚步，
好的農夫不會侵擾土地
直到它準備好，
而正如最優的專家們
利用手段教我們憎恨，
種田也是一種藝術形態。

所以不論種植愛情
或是賴馬豆*
這位謹慎的男人小心地走
沿著他的犁溝。

* 一種綠白色的扁豆

懺悔日

一個懺悔日

正在我腦中滋鬧

有很多山羊在西班牙山上
漆白色的房子自火車上看到
而牛兒奔跑沿著牧場
仍舊不是綠色的。

一個懺悔日充滿吵鬧

和教名

不被給予與知曉
在揭下面具時。

* 四旬齋前的狂歡節最後一日

(某些地方以遊行和狂歡慶祝之)

是否我被五采碎紙所殺害

或被喧嘩所擊斃

我要求妳相信

我戴着並非喜愛的帽子

或面具

當我在後追逐妳時。

愛情我帶著

如同創傷般的顯明

一個愚蠢的錯誤我知道

但愛情，像四旬齋*

僅來到我們當中的那些
一直相信者的面前。

* 自聖灰日起至復活節前夕之四十個週日，
為紀念耶穌在荒野禁食。

在戀愛中
惟一的旗幟我們所能高舉的
是愛情本身。

永遠向上的！
我攻佔這座山頭——
但僅僅持著一支白旗，

妳可以撕毀我的生命
而不是我的旗號。

日暮

我現在並不期望什麼
除了精疲力竭的留在這兒以外
甚至有如白天之耗盡。

這些手臂道路之末端
以及妳那疲憊疲憊的臉
已逐漸進入夢鄉
高潮中的高潮。

某一處有愛人們
依偎在藍色的河邊
走上梯階滿懷希望
到達一百個在外國的房間
我祝福他們幸運
因我已沿著我的河流走過
且找到我的房間，
沒有欄杆的扶持，
我能真實地描述。

圓圈及押韻詩

妳的芳名
和妳的身體結構
已押韻
 和翻筋斗
整個春天在我的心坎中

我的眼睛
總是張著大大的
在妳的氈絨被底下
除了當妳向前挪動
去審視這些圓圈
 你協助在那兒做成的

遊戲

當我們穿梭在樹叢中玩捉人遊戲
 或是在山脊賽跑
 妳從未讓我
 獨占鰲頭在那兒

我毫無怨言
 我參加遊戲是想獲勝
 甚至當我知道
 這場爭鬥毫無希望。

是什麼？

雲層
 在一指定的日子
 而不知
 是否妳也已經見過它們
 是足以使一個清晨
 爲我消逝。

妳的日子
 充滿了需慾，
 或針尖般的知曉
 我過去在等待
 而且現在等著妳？
 我過去如此，
 現在我也是。

安然搖擺著回家來我這兒，
晚上來，

爲我留個地方
在妳的生命中
而我也將留住妳
在我的懷抱裡。

假如妳不懂代數
或不認識在火爐旁的愛麗珂
或甚至不知有些玫瑰
無法攀登牆上，
問我這個問題，
千萬不要害怕說，
那是什麼？

(二) 夏天

我正被引導著走過生命

我現在帶著一股熱情喜愛著
死亡已逼近
因爲我所愛的顯然
對我如此純真
以致於上帝幾乎不會
讓我知道它的樂趣，

甚至加多一天。

沒有男人能擁有如此的歡樂

而一直被遺留下來走過這美好的綠色大地。

我所以奉獻我生命中的所有

給妳我所愛的

而請妳毫無吝惜地花費

在妳所愛以及妳將開始去愛的身上。

奇蹟的原野

是上帝行走的所在，

我無意地找到它們而我已侵犯了。

我不是神秘主義者

然而我又在沉思

在倫敦的早晨中

希望我的思維

回到加利福尼亞州。

我不能拍發海底電報以示愛情

我也不需要。

妳必須假定

你必須相信

在七千哩路

以及超過七小時所及以外

我現在正要到達。

我已走到遠處的田野，

沿著海邊

爬上小山又折了回來
思索著我正奔跑
始終在新的地面
就在現在懂得
所有那些奇異的田野
是草地新的一個生命
也不會延續到足夠
帶我通過它。

不要再去想它。

我有足夠的決心去做
儘可能多的旅行
爲了愛情與熱望，
而且要好幾個年頭去償付我所浪費的時光。

我不敢確定
有啥東西鵠候在街的那邊
但我將沿著街道走過去
看個究竟
如果是必須。

說聲“阿們”對以前我所認識的，
我認爲我還活著。
沒有門扉爲我做開
在世界上也沒有窗牖
只有生命本身。